

方寸虚构

绿岛全家福

李清泉

语萱轻轻摩挲《绿岛全家福》，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，眼里满是柔情与自豪。

上个月，语萱暂别上海的摄影工作室，前往心心念念的绿岛。轮渡航行在金光闪耀的海面，语萱的疲惫一扫而空，仿佛枯萎的花朵重获生命之水灌溉。

这是语萱第一次旅居海岛。绿岛的一切，都让她感到新鲜。爬满青苔的房子，蓝色泪滴般的荧光海，海边的螺贝和小螃蟹，礁石上的红色海葵，编织渔网的渔嫂……语萱走到哪，就拍到哪。

语萱下榻的民宿舒适整洁，外墙涂有渔民画。落地窗外，大海碧波荡漾，海浪轻拍礁石，困扰语萱多年的失眠和焦虑奇迹般自愈了。

民宿有个院子。每天茶余饭后，大家在这里谈天说地。语萱久居单身公寓，很享受这种热闹的氛围，如同水滴融入海洋之中。谈笑之余，语萱抓拍了许多照片。

语萱认识了做餐饮的顾悠、开独立书店的方奕，还有旅居的李寻。那天，他们喝了点酒，李寻拿出一把吉他，弹唱五条人乐队的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》。当欢快的音乐响起，语萱心头一颤，那是她最爱的乐队！她打开手机电筒，挥舞着加入合唱。李寻越弹越嗨，大幅晃动身体，就像喝醉一样。

人群散去，顾悠和方晴回去工作，语萱邀请李寻去海边散步。海风微凉，空气湿润，海水仿佛跳跃的蓝色火焰，不断向他们涌来。两人惊叹于荧光海的美丽。

“我是通过《乐队的夏天》认识五条人的，他们与其他乐队不同，听从内心临场换歌，打破节目组既定规则，很有摇滚精神。”语萱满脸兴奋地说。

李寻说之前看到一篇乐评，觉得五条人的歌词关注小人物，具有人文关怀，十分契合自己的理念。他目前正在准备人类学毕业论文，打算根据海岛旅居经历确定选题。

语萱说自己厌倦了大城市的高强度工作，跟合伙人讲好疗养一个月，拍些不一样的照片。这次来绿岛收获很大。

她迫不及待向李寻展示拍摄的照片，李寻夸她有摄影天赋，就是好奇为何没拍老人。

语萱一愣，停下脚步：“老人其实不上镜。”
“不是的，老人经历得多，感情更复杂，只要找对方法，拍出来的照片更有故事性。我其实想做关于海岛老人的调研，要采访一些老人，正好可以带上你。”李寻看着语萱，一脸认真地说。

民宿的保洁奶奶乐于接受采访，面对李寻真诚的提问，她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叫林屿芬，老伴两年前去世，小孩常年在外，一个人闷在家里太寂寞，所以来民宿做保洁。每天接触不同的客人，心情会变好，特别是跟年轻人打交道，心态会年轻。这些年岛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，剩下的基本是老人，好在外地的年轻人来创业，很多新奇的项目，我都是第一次见呢！”

李寻耐心倾听，在本子上记录，不时点头。
采访结束，语萱说要给林奶奶拍照。
“不用不用，也不好看。”林奶奶连忙摆手，然后又略带失落地说，“其实我蛮想拍全家福的，可惜小孩时间太难凑。”

语萱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。
李寻提高音量说：“林奶奶，要不我先把岛上的年轻人叫过来，跟你合个影？你自家的全家福改天再拍好啦。”

林奶奶先是瞪大眼睛，然后爽朗地笑了。
阳光灿烂，十几个年轻人把林奶奶簇拥在中央，如同花瓣环绕花蕊。语萱按下延迟摄影按钮，迅速跑回来加入人群。

语萱给岛上的每一位老人都拍了特殊的“全家福”。她把相片洗出来挂在老人家中，还把它们整理成相册，取名《绿岛全家福》。李寻说这是她目前为止，最好的摄影作品。

李寻要回校写论文了，他说毕业后打算留在绿岛和方奕一起开书店，组织读书会、讨论会，问语萱接下来什么打算。

语萱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合伙人来电，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

语萱说：“我打算在绿岛开一家分店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。

似水流年

拥军情未老

海晏清风

去年年底，我再一次踏上嵊泗枸杞岛，走进了那家熟悉的三川超市，店主老张夫妇一眼便认出了我。我在嵊泗工作的那些年，时常下海岛走市场，也常去他们店里坐坐，了解销售情况，听听他们讲那些拥军的故事。

在枸杞岛，提起三川超市的老张夫妇，驻岛官兵们总会亲切地唤一声“三爹”“三妈”。自2002年“八一”建军节起，夫妻俩响应拥军号召，为部队送去慰问品，这一送，便是二十载春秋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远离故土、离开父母的年轻战士，早已成了自己心头的孩子。“我们拥军不是为了赚钱。”店主老张的话语朴实无华，却温暖有加，“他们常来我店里谈心聊天，有时候，甚至比我们的亲生孩子还亲。”

二十多年来，这份亲情在琐碎的日常中愈发醇厚。有新兵水土不服，夫妻俩便主动照料，端水送药；有战士思念家乡，三川超市便成了他们倾诉心事的港湾。每逢老兵退伍，他们总会早早赶到欢送会场，细心地为孩子们戴上红花、整理军装，再塞上一份精心准备的土特产，叮嘱他们带回家给父母尝尝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“三爹”“三妈”与部队的鱼水深情，却如海岛上的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香。

然而，岁月终究是不饶人。这次再见，明显

生活滋味

窗台上的橙汁

周烽

两年前，母亲在上海瑞金医院动了个很大的手术。

那是住院部10号楼的第九层：胰腺治疗中心。病房一律是朝南的房间，几乎落地的玻璃让阳光最大限度地洒满病房。

同个病房有四张床，住了四位等待手术或者已经历了手术的病人，都是中老年女性。最南面靠近玻璃处躺的是位上海阿姨，虽然上了年纪，但头发还是乌黑的。

她比我母亲晚住进来一天，整个上午，她几乎都是独自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发愣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一位姑娘举着杯橙汁蹦跳着进来了，一直欢快地蹦到她的床边，喊了声“妈”！

上海阿姨抬起手，轻抚了下她的头发，温柔地朝她笑了笑。不多会，护工阿姨进来，通知几位要动手术的病患家属，空的时候下楼一趟，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医疗用品店买个给患者大小便用的尿盆，因为胰腺病患者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便下床，需要在床上解决方便问题。

上海阿姨朝我微笑了一下，转过头对姑娘说：“你和他一起下楼去买吧。”

于是我和姑娘一起步出病房，来到电梯边上，按了下楼键，等待。

她似乎很羞涩，一直低着头跟在我身后。待电梯门开了，也是我先进去，她在后面跟着进来。

下到1楼，我们一起出了医院大门，在街的这边等待红灯变绿，这时，两人终于并肩了。我终于可以说出心中的疑惑：“胰腺癌是种多么严重的病，你知道吗？”

她没有看我，眼睛直视着前方的红绿灯，但嘴巴回答：“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是想与我互诉苦衷吗？咱们作为患者的子女，的确是同命相连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还这么快乐呀？刚才还蹦蹦跳跳地抓着杯饮料来到你母亲身边，再把饮料瓶朝窗玻璃边一放，好像那病房是你家，那窗户及周边区域是你家阳台似的。你一点也不紧张吗？”

她依旧直视前方，轻轻答道：“那是装给我妈看的。橙汁是我故意买了，拿在手里的。母亲看见我还有心思喝橙汁，心情自然也就平静了。倘若我流露出紧张的神色，她会更加紧张。”

我说：“你要买点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的话，不是咖啡更合适吗，橙汁大多是小女孩喜欢的。”



AI制图

她回答：“在我妈眼里，我永远是个小女孩，她的小女孩。”她说得很平静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但我的心里却泛起一丝涟漪。

两人买了患者用的床上坐便器，回到病房。她来到母亲身边时，转眼又变成了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的样子，在上海阿姨的身边叽叽喳喳、絮絮叨叨，甚至手舞足蹈。

姑娘离开后，上海阿姨的一位亲戚来看她，在她身边坐下。旁边的窗台上放着姑娘喝剩的空杯。亲戚对她说：“你家囡囡真是越来越漂亮，女大十八变，和小时候完全不同了，人也越来越懂事。只是喜欢喝橙汁这习惯，一直没变。”

上海阿姨眨了眨眼说：“这是骗着我呢。她根本就沒心思喝饮料，我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能活多久都是未知数，她装得啥事都没有的样子，是不想我有心理负担。她骗得了别人，是骗不了我的，知女莫若母。”

我分明看见，她望着窗外的眼睛，眨巴了几下后，淌下一行清泪。